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荀子

序

嘉善謝氏校本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孺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確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固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擣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讐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壙譚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

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厚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壩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

自司馬貞頗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

與荀淑荀爽荀悅荀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

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

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

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

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歲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

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

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注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

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有詳點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王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與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壩金園

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圖圓以別于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王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
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連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

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持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其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倖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實參攷不得不廣或取偏旁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堯問篇第三十二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天論篇第十七

君子篇第二十四

賦篇第二十六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荀子後序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

案宋本新書下月十二卷二字或疑是二十二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為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致仕篇第十五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天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

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聚天下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

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其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

五十始來游學○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宋本不重乃今據史記補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

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孫卿遺春外傳四聘俱作請

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

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

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

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

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

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宋本脫漢興以

下十七字以不當在此應在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美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案史記作處子之言徐廣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廬子牟子皆著書○案宋本廬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牟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

古云芋音狎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

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

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

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竇涕其書

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

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一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于藍從

於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家本因學經開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

作畢疾有所起也顧氏家訓分之二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以卒樂考工記輪人槁作

緩也今據晏子雜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乎己

下篇改正亦作贏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乎己

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

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注于越舊作吳皮說所引呂氏春秋楊氏自作為于越故以本於越為釋宋

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雅明之篇靖謀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

詩以喻勤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

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

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絕過善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

身在於假于學生非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于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茂方言云鷽鷽

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鷽鷽巢于葦苕者以髮可謂完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托者然

也○蒙鷽鷽大戴禮作蛟鳩方言作茂雀蛟讀如芒蒙蛟一變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蛟音義近楊云當為

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鳥骨陶宏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城層是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育文書局石印

地蓋生南陽生西方也射音亦○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修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宏景云

蓋別名故云蘭芷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滌滌也言雖香草浸漬于濁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

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若酒若讀如良故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

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

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施新若一火就燥也布薪于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溼

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傳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名禍也價

樹成陰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蚘聚焉喻有德則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所立

即謂學也○慎其元刻作其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

慎大戴禮作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

謂自通于神明○宋本縮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元刻作江河騏驥一躍

不能十步驚馬十駕言驚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駕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

十皆是誠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功不在舍此句當與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

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斷亦是韻語功不在舍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

石可鏗言立功在于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若結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與

蛇同蛇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與

蛇字無注末蛇也○正文蟻字今上宋本有蟻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則足

鐵者許叔重說文云蟻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蟻有二教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

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騰蛇無足而飛爾雅能騰蛇郭璞云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案本草云地姑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如詩曹風尸鳩篇毛云尸鳩鳩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

注鵲鵲元刻作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巴鼓瑟鳥舞鳥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

與沈音近鵲鵲字誤韓詩外傳作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

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駟又曰六玄蚪之乘乘齊騰驥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王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禮謂禮也經謂詩書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

也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于學也誠積學至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怠慢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此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

日中聲以降五降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謂禮法所無故學率

之從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謂禮法所無故學率

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

土風鳥獸草春秋之微也微謂震盪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

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謂聞則志而不忘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

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蠕微動皆可以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己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與云則當為財與饒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

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宣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嗷嗷然也問

一而告二謂之贊贊即贊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讚古字口與言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

不告問一不告二揚注非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

也呼合文選注誤為呼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

而不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履殿難明不方其人

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當其時則尊高而編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

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于好近賢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其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

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業移于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業攘于趙矣呂

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又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志順詩書而已宜免為

陋儒乎言不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若挈裘領誅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

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誼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殮壺也殮同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桎者勿告也桎與若同惡也問桎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

曰若故西京賦曰需良雜若史記曰器不若麻告桎者勿問也說桎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

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

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

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替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之交接不敢辭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

彼也匪紆學本與詩故合元利及讀詩所引皆作匪終此段自昔者叙已故改正至百發失一不足謂善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証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故改正至百發失一不足謂善

射千里頭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

仁義謂造次不離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君子知夫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之使習禮樂詩書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除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也謂此

也或曰是謂正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

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于學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應物物不能傾移矣

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于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

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蕩然必以自惡也蕩請為更更然災害在身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

我而當者吾友也諛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

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

也諛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喻喻咎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喻喻然患其上咎咎然不思稱乎上鄭云目

詩致合宋本作○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辯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辯

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于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亡百歲也○案扁外傳作

生而長于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聖封于彭城經虞夏至商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

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秩古作辯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

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僻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人之野鄙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

成國家無禮則不立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

者謂之順故先謂首倡也和故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諛是非謂之知故能辨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非謂之愚為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

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與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元刻作弄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

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

耗虛竭也凡物○治氣養心之術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康反詩曰漸車惟義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胆猛戾則輔之以道順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此性齊給便利則

節之以動止也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道順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此性齊給便利則

淫亦謂自卑下如地之淫然也淫淫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自闊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或曰卑淫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淫之疾不能運動也○淫元刻作淫元刻作庸眾驚散則刻之以師友庸眾

濕注發也作優也又卑淫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訖今改正庸眾驚散則刻之以師友庸眾

刻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急慢標奔則炤之以禍災標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

燭之使知懼愚欵端慙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

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好徑提徑也神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

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

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音古○素說文云閱具數于門中也史記積日曰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

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數得有所損耳折常列於

愛人術法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皆至貴也橫

饒樂之事則能讓端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

順墨而精雜汙相似多明不固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務儉儉精當為情難汚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于事儒謂恬慢也郭璞注謂恬慢也又求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于事之義○此

注多說脫今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于人以求辟違而不慙慙乖僻違背不能端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勞役錄束也于功程及勞役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泰也冀當為

敬非謂漬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需詳也○供疑是張拱之義行而俯傾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

三軋軋也郭璞云相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了戾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形尚相近至俗問本竟改作乖之戾誤之甚矣丁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

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

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

也司馬彪曰堅白謂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

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也之謂大同異言異在物也萬物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之謂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此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之謂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之謂小同異此

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其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

日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然而君子不辯止之

也止而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不具謂之倚魁為奇偶之奇方言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

脩身篇

育文書局石印

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跋鷺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
子九層之台起于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五注者特少厭其源開其竇江河可竭厭塞也音
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并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

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跋鷺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跋鷺

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宋本作耳道雖通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好法而行士也好事也謂能治其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

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人無法則張儀然張儀無所通貌言不知所指有法而

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溫

有潤澤之貌舉類居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

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

師法之效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用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

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

禮或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

矣弟與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憚而不順險賊而不悌焉韓侍郎云惕與蕩

放蕩充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急情畏勞苦之人也詳當為祥○業老老而壯者歸焉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

之大老也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感以苛政謂惠恤窮窮賈也

其子焉往矣○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廢樂毀卿則鳳皇不

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也所恩者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威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潤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也

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

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

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遇則龍蛇何必

于旁因誤入正文耳沈身○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山淵平天地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

子雲語凡本得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

亦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是天也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

與此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入乎耳出乎口山有耳口也凡呼于一山衆山皆應

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山有耳口也凡呼于一山衆山皆應

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注宋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說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

在下為尾毛謂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

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

接左氏傳鄭駟歆殺節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惡恨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

不苟篇

育文書局石印